

马场壕是我生我养的故乡，也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。

马场壕位于达拉特旗的东南边缘，地理位置独特，东边紧邻准格尔旗，相传在清朝末期，当地有一富户饲养着大量马匹，在天然牧场上放牧，因此得名“马场壕”。

历史上，山西河曲、陕西府谷人走西口，大多要经过马场壕这片荒无边际的大草场，奔赴达拉特沿河、包头和河套平原。马场壕也是晋陕蒙客商的休憩驿站。

一个人的出生地，也就是从小玩泥巴的地方，往往是人们日后最向往和依恋的地方。那里有朋友、战友、同学，还有一起掏鸟蛋、捉迷藏、玩皮球、抓蛴螬、跳皮筋长大的大小。

作为马场壕人，我对故乡情有独钟，我从小就深深地融入了这片土地，这里的一山一树一水一木都令我眷恋。

我是从1990年开始写稿，那年我十八岁。我撰写的新闻作品《偏僻乡村通客车》和通讯稿《为了村民的富裕》刊登在了《鄂尔多斯报》。这两篇稿件，对我的影响和启发特别大。从那以后，我写故乡马场壕的信心更足了，且一发不可收。

我书写马场壕，敬畏马场壕，马场壕是圣灵眷顾的地方，南街的那棵古榆树，成了人们朝圣祈祷的地方。

当我再回马场壕，走进那片热土，就感到踏实知足，心情豁然开朗，一切还是那样自然和熟悉，因为那是我人生的启蒙地。

1987年秋季至1990年夏季，我在马场壕学校读初中。学校坐落在马场壕北街上，五栋教室在白杨树的点缀下，整洁有序地依次排开，后面一栋是宿舍，旁边分别是库房、菜窖和伙房，中间一排是教师办公室，门前有一口水井。

我们那个年代迷恋武打片，很多时候晚自习不上，我们就偷偷跑到教师办公室看电视，《霍元甲》《陈真》《再向虎山行》《渴望》就是那个时候看的，老师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除非校长发现了，才赶我们回去上自习。

那时的伙食很单调，也很落后。早上小米饭加拌家里带过来炖好的猪油，中午还是小米饭，另加烩菜山药蛋，晚饭重复着早饭，就是小米饭。每周每周的伙食都是一样的，没有挑剔，更没有选择。而在米饭里还能吃出虫子，在菜里吃出蛆，也只能装作没看见，因为你把吃剩下的倒掉，也就只能饿肚皮了。

偶尔我们也会到街上打打牙祭，也就是张山老汉的碗托，王在和的粉汤，梁卜小卖部的面包，高糯高的麻花饼子，一周能去王三食堂吃一碗羊肉蘸菜算有钱人家的娃娃了，也就算解了馋了吃了吃瘾了。

我那时爱运动，早上起来在操场上跑步，晚上下自习，约上淡文、三文、贾光、郝军在树桩上打千层纸、压腿、踢腿、蹲马步，几人练得有模有样，有板有眼。晚上运动完，饿得睡不着，就起来啃几口家里带过来的干馍馍或红腌菜。

有时，我们也去西河滩的庄稼地里摸几颗山药蛋或玉菱子，煮在用油漆小桶制作的锅里，煮熟了拌着家里带来的油，几个人蹲在地下赤着膀子，吃得那个香，现在多年过去了还回味无穷。

马场壕读初中那三年，对我启发很大，收获也很大。那时是柴油机发电，晚上十点熄灯了，也就停电了。同学们学习很刻苦，住校的同学在宿舍油灯下继续攻读，同学光耀、乔丽、悦峰、俊俊、明霞的优秀就是与那时的苦读分不开的。

如今，每每参加马场壕同学、战友、朋友、老乡宴会，老友相聚，坐在一起谈天说地，谈论最多的是

马场壕交响曲

段飞龙



马场壕，是马场壕那个西河滩，那个从南至北一公里的繁华街。

20世纪80年代，人们把那条古色古香的古街划分为行政区、文化教育区、商业区、红灯区、骡马牲畜交易区。马场壕人把每月的初一、十五定成“赶集日”，每逢这个节日和一年一度的物资交流会，你会看到“马市”大街车水马龙、人来人往，把一条街围得水泄不通。

最热闹的要数交流会，山西晋剧团名角宋转转和王爱爱上演的《白娘子》《打金枝》《穆桂英挂帅》《打官门》等名戏，一时间，成为人们台前幕后议论的话题。

锣鼓没敲，戏还没开，等不及的戏迷们早已坐在看台的两侧，嗑着瓜子，打开香槟喝上汽水了。有的老友重逢，约在食堂喝上了，吆五喝六，划拳畅饮，好不热闹。有的碰见多年不见的三姑舅二两姨，闲编开了，从古代说到解放，从解放说到民国，从民国谈到当代，从日本说到中国，从地里收入说到牲畜收入，从东家拉到西家，从张三的老婆说到李四的伙计，讲得滔滔不绝，唾沫子满天飞。

戏开了，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，黄尘飞扬。前面的堵了后面观看的，有好事者竟在人群中跑来窜去，留了一头长发的黄毛小子，流里流气地拉人家姑娘的胳膊，摸人家媳妇的大腿。这时警察永福来了，他带着警棍，别着手枪，挂着铐子，一副不怒自威的面孔。来到会场中央，两千人齐齐刷刷地让开了一条道，他东面一指坐下了，西面一指也都靠了后，立马秩序井然了。

戏台外边，有卖瓜果、衣服的，有卖炖羊肉、羊杂碎、粉汤的，有耍猴、套圈、玩杂技的，还有在背地里玩翻红黑板、掏宝压骰子的，把会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。

桥上，是牲畜交易的场所，人们把想出手的牲畜拉过来，和买主在桥上碰面交易。只见在一根南北走向的铁丝上拴了几十头牲畜，骡、马、牛、驴应有尽有。

最牛的是桥丫子杜百叶，嘴上叼着卷烟，右手握着卖方的手，左手揣在买方衣服底下比画着价格，如果双方价格适中，给得不相上下，桥丫子就和赛场上的裁判一样起个中间作用，大声吼“成交”，这买卖就算做成了。

马场壕的戏一唱就是五天，有时遇上风调雨顺的年景，也唱过七天。交流完戏子掠着钱走了，做买卖的受益了，可周边邻居倒霉了，庄稼地里到处是拉的屎，白色垃圾横飞。

在那个文化匮乏年代，赶交流既增进了我们与外面世界的接触，又陶冶了我们的情操。赶交流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马场壕本地也有戏班子，老一辈戏旦数王羊

换，她把《王成卖碗》《五哥放羊》《打金钱》《走西口》《方四姐》等二人台小戏演绎得淋漓尽致，时而让人泪流满面，时而让人牵肠挂肚。加上玉扣、建功、根驹来配戏，能云、罗扣、刘三铤一敲，鼓板一打，三周二围十里八乡的群众就涌过来了，铁圪旦、惠占也在台上独领风骚，占尽鳌头。

马场壕出了个“百灵鸟”叫杜白，她天生一副好嗓子，歌声嘹亮飘四方，山曲唱得准这两声有名气。那时好戏连台，虽然是本地人唱本地戏，但戏接地气，人们百看不厌，使马场壕群众文化生活丰富多彩。

马场壕是歌的海洋、酒的故乡，人才辈出的地方。令我们每个人骄傲的是，走出马场壕的人，在外面混世界，都是顶呱呱，抬头挺胸做人。省级、厅级、处级、科级人才比比皆是，我们为此倍感骄傲。

王家壕的人才，三眼井的地；贵坪的教育，纳林壕的羊；乌兰壕的白柳条，二蛮壕的树，阳坡产出的花果美名扬；榆树壕的惠维社，西大城陈万银，他们说大事，说小事，最能知解人民事，他们把马场壕百姓的矛盾化解在最基层，贵坪张进财，他是村里一心为民的好书记，1958年“大跃进”时期，得到了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亲笔题词“奖给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幸福人民公社第二生产大队”的牌匾，张进财是自治区人大代表。

20世纪80年代，马场壕出了个陈占元，他当了乡长当旗长，有口皆碑美名扬。王家壕最有名的是乔老虎，他一家琴棋书画代代相传，展馆办在北京和纽约，美国人还把乔氏作品赞。马场壕出国定居就一人，乔丽是我们那代的榜样，我们为她的骄傲与自豪。

马场壕十年九旱，是靠天雨吃饭的地方，当地父母官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。魏书记、刘乡长、张书记、薛乡长，在位时不忘马场壕的情。为了百姓谋幸福，号召马场壕人民保护生态，种羊养畜。他们在位时给马场壕打了机井、上了电，通了马话线、德萨线路，为马场壕村民上了截伏流工程，为马场壕村民打了基础脱了贫，办下的惠民好事有口皆碑。

1999年1月至2000年5月，我在马场壕乡政府工作。做团青年、宣传、精神文明和包村工作。那时，组织给了我很多关怀，为了让我每天做好宣传报道工作，给我专门腾了一间房屋，我每天工作回来，夜晚总要挑灯夜战，爬在字里行间。

我没有辜负领导的希望，马场壕的新闻不间断地在媒体上刊发，其中，《马场壕乡农民增收200元从何而来》《马场壕乡三年办了十六件大事》《马场壕乡团员青年成为科技兴牧“排头兵”》《马场壕信访案件解决在最基层》等三十多篇稿件相继在《鄂尔多斯日报》上刊发，得到了领导的肯定，我也在那年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，并派往北戴河团建基地学习。在乡政府工作时间虽然不长，却既锻炼了，又考验了我。

赵书记、温乡长是马场壕乡政府最后一批父母官，虽然不是马场壕的人，但他们融入了这片土地生了根，为了马场壕的发展，跑项目、要资金，他们是马场壕的有功人，从此马场壕人过上了幸福好光景。

马场壕撤了乡又叫村，被规划到风水梁镇。总体说来，马场壕的历史是中国农村发展和变革的一个缩影，从人民公社到乡村的转变，再到最终的行政区划调整，这一系列变化揭示了中国农村行政体制的演进过程。

我书写马场壕，歌唱马场壕。我为马场壕而生，也甘愿为马场壕做一颗铺路的石子，因为那里是我的生命之源。

菜园子

潘雪娇



画卷。看吧，黄瓜由短变长，由窄变宽，有的直立站立，有的弯腰驼背，却绿得清醇。西红柿由小变大，由绿变红，有的露出全身尽情绽放风采，有的害羞地藏在枝条中若隐若现，却红得妩媚。豆角密密麻麻，青椒圆润可爱，茄子耀眼夺目，红萝卜羞答答地将身体的一部分探出地面……此刻的菜园子像绚丽斑斓的舞台，接连成熟的蔬菜逐个闪亮登台，争奇斗艳，轮番展示自己的成果。首当其冲的当然是黄瓜了，随手一摘，轻轻一洗，或者干脆不洗，入

口直接一咬，嫩嫩甜甜，年年种、年年吃，总是不厌吃不烦。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能研究出各种吃法，凉拌黄瓜、腌油黄瓜、制作黄瓜泡菜、蘸酱黄瓜……从夏天吃到深秋甚至冬天，这些日常的蔬菜似乎成为农家人身体里的一部分，调节着味蕾，搅动着肠胃、流淌在血液里。等到时令已到、芳华绽放之后，菜园子中的蔬菜有的变得蔫条，比如黄瓜，有的变得颓废，比如豆角；有的变得沉闷，比如西红柿；有的风韵犹存，比如卷心菜；有的充满活力，比如蔓菁……似乎每种蔬菜都有其生命周期，在生命轮回之时，装点四季、展现风采、满足主人、低调退场。

菜园子里藏着浓浓的人间烟火气。一方菜园养一家人，这里的一家不是小家庭，而是既包括有血缘关系的家人，也包括相处不错的邻居与朋友，这样说一点也不夸张。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大部分人家都在农村居住，相互送菜的情况比较少，因为家家种、家家有。但如果哪家的蔬菜早熟，主人便会先送一部分让左邻右舍品尝。而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，一些人进城务工或者定居，农村居住的人越来越少。这时菜园子中的蔬菜除了满足主人日常所需外，还外送亲戚与朋友。有什么送什么、什么能吃就送什么。送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，有的搭便车让邻居捎到城里，也有子女开车回家探望老人的同时帮忙拉到城里，更有甚者直接告知我想吃点放心的蔬菜亲自前来采摘……不管哪种方式，不管蔬菜多少，都表达了菜园子主人的一种心愿，让城里的亲戚朋友尽可能多吃一点放心的蔬菜，让彼此的亲情友情变得更加浓厚和绵长。从采摘到餐桌，在百转千回中，在切、拌、炒、炖中，吃的是一种食物，吃的更是一种烟火真情，乡村的泥土气、厨房的烟火气、夏日里的热气，混杂在一起，无法分开却难以忘怀。

一方菜园子，胜似一方田园地。菜园虽小，却芳菲满满。种类虽少，却真情满满。时间虽短，却劳动感满满。脚下的一方菜园子，既展现了家乡人热爱生活爱劳动的品质，也体现了他们热情好客、礼尚往来的待人礼节。



寻找儿时记忆

杨廷华

昨天的事情记不全，儿时的经历忘不了。人到了这个年龄段，是不是都是这样呢？

今年端午假期，我用两天时间去了一趟河南，也可以说是一次怀旧之旅。这个河南，不是河南省的河南，而是位于北京市房山区河北镇的河南村。

20世纪50年代，我的二舅从山西老家考进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工农速成班，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第69中学当教师，69中是一所山区学校，校址就在房山区河北公社的河南村。

二舅幼年失去父母，是在几个姐姐和哥哥的帮助下长大成人的，我母亲比他大十几岁，自然少不了对他的照顾，因此他与我母亲的关系情同母子。

“三年自然灾害”时期，二舅得知我们家粮食短缺，要靠吃糠咽菜维持生活的时候，便想方设法把母亲和我的户口迁到了房山。那几年，我们一家五口人一分三，大哥在忻州中专，当教师的父亲领着二哥上小学，母亲带着五六岁的我，来到了69中所在的房山区河南村。

后来因为国家经济困难，大哥就读的中专撤消了，全体学生一律回乡劳动，不得已母亲和我又回到了故乡。虽然我只在这里住了一年多时间，但正值刚刚记事阶段，现在回想起来，我儿时最早的记忆几乎都是从河南村开始的，这里有我人生的很多个第一，留下了不少难忘的记忆。

第一次在69中看电视，也许是闭路电视，反正是在一个教室里，打开连着黑色电线的两扇柜门，一个长方形的玻璃体上人影晃动。

第一次看电影，虽然没记住电影的内容，但大白布上人影跑来跑去的画面印象很深。

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书——《看图说话》，人、口、手、上、中、下……就是那时候学会的。我还有一个心爱的海军帽，蓝色的无沿帽，帽子黑圈的正面上印着“新中国儿童海军”几个白字。海军帽和《看图说话》是姨父从旅顺去看望我们时，为我们几个小孩分别买的礼物。

回到故乡后，据说我曾一口的“京腔”，那个年代没有录音，我也并不记得自己的口音，大概是同为教师的父亲与我小学的班主任交谈时说过，是否有炫耀的意思？我不得而知，后来当我已满口土话时，班主任曾以此调侃过我。海军帽后那两条黑色的飘带因为经常被顽皮的同学拉扯，母亲听说后，索性把飘带给剪掉了。

69中在河南村的最东边，村民们大都住在西边。村前有一条东西走向的砂石公路，有汽车经过时，我们几个小孩经常追着汽车跑上一段路，当时感觉尘土中的汽油味挺好闻的。

村子里有一个打谷场，我曾在幼儿园老师的带领下来过这里，第一次看到还没有褪去绿皮的核桃，记得刚收回来的核桃有点像绿皮的橘子一样。村子的中央有一个卖日常用品的门市部，这里的人叫合作社，人们打醋买酱油都在这里。记得要是买牙膏的话，必须得用过的废牙膏袋交回来才行，这是当年回收废金属的一个做法。

河南村到河北公社之间，有一条不大不小的河，河上有一座石头堆砌成的简易过水桥，人们踏着石头过河，河水从石头的缝隙中流过，水中有时有小鱼游过。记得我们几个孩子跟着大人，看他们捞鱼，有一次捞到了半茶缸小鱼，那天的晚饭便多了一盘炸小鱼。

二舅住的是当地农民的房子，院里有一棵很大的香椿树。这里房顶上盖的不是瓦，而是指头薄厚的石板。当地柿子树很多，秋天，二舅家买好几篮子柿子，放在了屋顶上。冬天想吃的时候提前上房取下来，泡在冷水盆中解冻。我们在这里过了一个春节，记得当地人把那种连响两声的爆竹（达旗人叫麻雷）叫“二踢脚”。二舅高高的个子，应该有1.8米吧，戴一副眼镜，看上去文质彬彬。他是69中学的物理老师，自己会组装矿石收音机，也经常帮人们修理各种收音机。有一次他正在修收音机，突然电光一闪，“啪”地响了一声，把我们几个小孩吓了一大跳，现在想来大概是交流电收音机中的电线短路所致。

还记得，有一天晚饭后突然停电，周边一片漆黑，有村民来喊二舅，我们也跟着来到打谷场边，只见二舅打开一个电杆上的白瓷盒，鼓捣了一会儿，再把瓷盒

盖上，电灯就亮了。当时我感觉二舅挺神奇的，长大后知道了，其实是换上了新的保险丝。

二舅的命运充满了不幸，幼年失去了父母，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学有所成，在进入北师大工农速成班之前，就在故乡当过校长，当过公务员。不幸的是他在新的岗位上只工作了十几年，就患上慢性肾炎。那个年代还不能做肾移植手术，无奈的二舅在北京中医医院喝了两年半的汤药后，38岁就离开了人世。后来，二舅带着孩子们也离开了这个让他们伤感的地方。

命运和缘分有时候真的无法说清。没有想到，我16岁时又离开故乡，来到了千里之外的内蒙古。更没有想到，2006年，儿子大学毕业幸运地考进了北京广播电视台。从此，我便有了什么時候再去一趟房山，再去一趟河南村的想法。为了切身感受母亲和我当年走过的路线，也为了仔仔细细地寻觅故地，我没有同意儿子与我们开车同去的安排。端午前一天，我和妻子起了个大早，从我们居住的通州区出发，导航显示全程共有75站，需要4个多小时。按照手机导航的指引，我们先去公交后地铁，再转地铁房山线，最后终于登上了开往河南村的山区公交。

看着公交车外时远时近的大山，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六十多年前。1960年夏季的一天，母亲背着一大包袱鼓囊囊的行囊，领着五六岁的我，就行走在这条路上。那一年母亲应该40岁左右，她一生暴旱，而我却什么也不懂，什么忙也帮不上。记得母亲手中拿着一个二舅来信的信封，那就是母亲当年的“导航”，靠着这个“导航”，我们从山西来到北京，又从市区来到了房山。隐约记得，那一年二舅和二妈是在房山一个叫良乡的地方接的我们。以后，母亲在这条路上又多次往返，去探望病体中的二舅。从母亲反复的说明中，我也慢慢记住了沿途的一些地名——良乡、磁家务、坨里、李庄……今天，当这些记忆中的地名与眼前的公交站重叠时，我不由得注目凝神，想象着母亲当年经过这里时的画面……

同车的旅客大都是北京人，他们有别的是在市区工作，利用端午放假去探望亲人；也有的是外出打工者，回家与亲人过端午节。他们都很热情，为我介绍了沿途的情况，并指明了离原69中校园最近的公交站。从公交站步行几十米，就到了原69中的校园门口，大门上什么牌子也没有，不过透过围墙可以看到远处的教学楼。两扇标有“北京城建集团”的大门紧闭着，右侧门扇中间开着一个小门，我侧身进去，两个保安在值班，他们刚到这儿不久，连这里是什么单位也不知道，他们的任务是守好大门，除施工人员和任何人不能进去。我说明来意后，他们才破例允许我就在附近拍一点照片。

这就是当年的69中吗？进酒店后我上网查了半天，终于弄清了69中的前世今生。这所学校始建于1954年，1955年被命名为北京市第69中学，20世纪60年代中期改为房山区河南中学，2011年撤并至房山五中，其校舍成为房山职业学校培训基地。而现在在大门口公示的工程名称是：房山区河北镇河北中心校并校改造项目。

我儿时追着汽车跑的砂石路没有了，新修的水泥路两边铺满了树。我们就住在路边一个三层楼的酒店，是当地一个六十多岁的农民开的。可惜他没怎么念过书，对69中学的情况全然不知道。当年的打谷场没有了。二舅他们住过的那个有香椿树的院子当然也找不到了，代之而起的是规划整齐的农民新住宅区。我们走街串巷，终于找到了一些石板盖顶的房子，儿时的记忆在街巷的深处得到了印证。

一个妇女告诉我们，当年的合作社就在她家不远处，跟前的那家人买下后重新改建了，现在已经看不到原来的痕迹了。当年看大人们捞小鱼的那座石头桥不见了，小鱼当然也不见了，两座水泥大桥连接起了河的两岸。这条河叫大石河，平时水流量并不大，但一到雨季山洪暴发，这里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洪灾，眼下沿河两岸仍在施工，正在加固两岸的护堤工程。

离开河南村的公交车启动了，我默默地回望——六十多年过去了，二舅不在了，69中没有了，一切都变了，唯一不变的是留在我心底的那些儿时的记忆……

(来源:华哥图文)

在我的农村老家，家家户户的房子周围基本都有一个菜园子，长方形的、正方形的、三角形的、不规则形状的……形态各异，却都演绎着精彩的故事，展示着别样的风采。

菜园子有大有小。村里的农户，根据房子周围的空地面积大小，形成大小不一的菜园子，经过主人的精心打理与照顾，大有大的风采，小有小的精致。每到春天的时候，忙碌的景象却是异常相似，翻地、施肥、铺膜、栽苗、浇水、起垄……主人们在菜园子里忙得不亦乐乎。

菜园子里蔬菜的种类有多有少。常见的有黄瓜、豆角、西红柿、玉米、青椒、蔓菁，零星的有尖椒、茄子、乳瓜、芝麻、圆白菜、油菜、菠菜等。受地形条件和气温条件的影响，在不同的地方，种植茬数也不同。在水源条件充足和气温相对高的地方，农户的菜园子得到了充分利用，从早春到深秋，一年可以种三茬。早春种菠菜、红萝卜等，头茬吃完以后再种黄瓜、西红柿、豆角、青椒等，二茬又吃完或者下架以后，再种一茬秋豆角、圆白菜、蔓菁等。而在干旱梁涝地区，菜种得比较晚，一般种一茬，最多种两茬，农户在有限的菜园子里将所需要的各种蔬菜分一次或两次进行种植。在种植蔬菜不停变换、更新与收获中，主人们带着朴素而简单的愿望，将对土地的情感和自然的敬畏承载其中。

菜园子的景色美丽如画。春天刚种植的时候，有的种子直接埋入土壤，有的种子埋入土壤后上面覆盖一层地膜，园子地一片平整干净。近看，有的地一片泥土色，有的地一片白色，有的白色与泥土色交相辉映，单调而不乏美感。有的种子发芽以后破土而出，有的直接将秧苗栽入空的地面，点点绿苗，一畦畦，一排排，整整齐齐，娇嫩欲滴，装点着菜园子。在主人的精心照料下，在阳光的沐浴下，在雨露的滋润下，菜园子里的蔬菜长势喜人。黄瓜、豆角的藤蔓慢慢爬到架上，越爬越高，缠绕在一起，开花时节，朵朵黄花挂在枝头，朵朵紫花绽放在枝条上。西红柿藤蔓则紧贴支架向上生长，其他的蔬菜苗越长越高，越长越密。待到各种蔬菜都结上果实或者可以采摘时，这时的菜园子又变成一幅流动的